

重农學派“經濟表”的历史作用和它对 社会再生产理論提出的方法論的意义

黃 仲 熊

一、“經濟表”的基本綱領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務

法国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重农學派”思想家魁奈的著名“經濟表”，第一次發表于距今兩百多年前的1758年。這一個反映一定社會經濟關係的圖式，從外表形式看來，雖然非常簡單，但是它的真正意義卻長時期不為人所理解或被誤解。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留給後代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家和歷史家一個苦思焦慮而無法解決的謎；或是“十分不了解的黑漆一團。”^①有的資產階級學者干脆把它說成是一種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的“社會玄學”。

關於“經濟表”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社會階級鬥爭中，究竟起了怎樣的歷史作用？它提出和解決了怎樣的科學任務？對這些問題的確切回答，應歸功于馬克思。特別是在批判地回答這些問題的基礎上，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創立了真正科學的社會再生產理論，這是馬克思的巨大科學功績。

馬克思指出，“經濟表”是18世紀中葉政治經濟學的幼年時期，法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天才思想家，第一次用簡單圖表來說明社會再生過程的嘗試。重农學派為什麼在當時要提出和試圖解決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呢？要了解這一點，就有必要回溯一下法國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簡單圖景和重农學派所主張的經濟綱領的基本思想。

重农學派活動的時期，是法國的封建主義制度處於危機階段而面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當時法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尖銳矛盾，突出地表現如下：

第一、當時的法國正在向資本主義過渡，但是它的基本經濟結構還是一個以封建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國家。全國十分之九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封建貴族和教會地主階級手中，這些寄生階級自己不經營農業，他們的領地絕大部分以許多小塊份地的方式，租給半農奴式的農民，進行勞動生產率極低的小農耕種。很多農民以收穫的半數繳納地主的地租和貢賦以及教會的“什一稅”。他們還受着種種人身不自由的束縛。

第二、當時法國封建軍事官僚的國家機器，為了应付由宮廷貴族的驚人奢侈浪費，和連年的對外戰爭所造成國庫空虛的財政危機，一方面建立名目繁多的賦稅，加緊壓榨農民，一方面施行對農業非常有害、對一般工商業又并無大利的重商主義政策。用犧牲農業和一般工商業的辦法來發展少數為貴族奢侈浪費服務的“皇家手工工場”，例如人為地限制糧食和農業原料的價格和自由貿易，加重對一般工商業的課稅和發行公債，對少數皇家手工工場則實

^① 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3頁。

行免稅、補貼、獎勵金、無息貸款等等，以增加國庫和人民負擔。

第三，脆弱的小農經濟經不住層層的剝削壓榨，連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也遭到破壞，許多農民被迫拋棄田地，從而不斷發生暴動和起義。從 1720 年以後，由於約翰·勞的股票危機，一部分貴族的封建領地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所收買，出現了少數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大農場，它們的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為法國的農業復興帶來一線希望，但是在封建生產關係沒有獲得根本改變的前提下，特別是在專制國家機器及其實施的重商主義政策的束縛下，這種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大農業不可能在法國得到廣泛的開展。

第四，由於農業危機所造成的國內市場的縮小，由於封建國家加到工商業身上的巨額捐稅，使資本積累經常有被侵蝕的危險，還由於行會制度和重商主義政策的束縛，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

從以上的情況看到，18 世紀中葉法國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它的政權和政策的上層建築嚴重地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特別由於它們對農業的摧殘，甚至破壞了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必要條件。重農學派的代表思想家魁奈，針對當時法國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力圖從政策思想和理論分析上論證，必須在怎樣的基礎和正常秩序下（他稱之為“自然秩序”以與封建社會的不合理的“人為秩序”相對立），才能恢復和發展法國的經濟。最後，他以抽象理論的“經濟表”形式，實質上概括了如下的要點：

（1）農業是社會的“原生產”，是社會財富的源泉，他在《經濟表》這一著作中引用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一段話作為卷首題詞說：“農業是其他技藝的母親或乳母，因為農業繁榮的時候，其他一切技藝也都興旺；但是土地不得不荒廢下來的時候……其他的技藝也都將處於垂危的境地了。”魁奈的這種思想是針對當時法國政府採取的摧殘農業的重商主義政策而發的，他認為不重視農業是當時法國經濟和財政危機的根源。

（2）魁奈把法國當時殘破不堪的封建主義的小農經濟和英國已經普遍發展起來的繁榮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相對比，特別是看到在 1720 年以後，法國的某些省份也出現了若干這種形式的農場，從而認為農業的基礎在於“大農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大農場）。在他看來，只有大農業才能替社會生產剩餘產品（他所說的“純產品”）。小農業除了維持生存手段的最低限度需要以外，差不多得不到任何“純產品”，特別是在當時法國的小農經濟，甚至無法保持自己的生存。大農經濟的生產費用低，生產率高，從而能夠提供“純產品”。

（3）要實行這樣的大農經濟，就要保證採取以下的這樣一些基本措施：

首先，要推行地主與農業經營者（即繳納資本主義地租的租地農業家）之間的自由租佃契約，以代替貴族地主和半農奴式農民之間的封建租佃關係，必須如此才能促進土地的改良和使租地農業家得到“自由的”僱工。因此，在魁奈的心目中租地農業家及其僱工是擺在社會階級結構中的中心地位。

其次，撤銷對市場的人為限制（國家干涉），推行自由貿易，使產品和資本在國內市場和農業與工業之間自由流通，這樣才能保證農業純產品的數量和價格的提高；促進土地和耕作方法的改良；使必需的工商業獲得正常的發展。

最後，為了要保證社會再生產，首先是農業再生產的基本資金不受侵犯，限制政府的開支不致濫無限制，必須大大地簡化稅種和確定稅源與稅額。因此魁奈建議一種“單一稅制”，即把一切賦稅集中課加在以地租形式存在的土地純產品上（他認為這是真正的社會剩

余产品)，它的数额确定为纯产品的 $2/7$ （相当于法国 1781 年的财政支出额）。

魁奈提出了这种税制的理论根据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经营土地的大农（即租地农业资本家）课加赋税，国家应重视农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金。……如果赋税变为掠夺的手段，国家就会很快的遭到困乏和破坏。”①

按照魁奈的理想，如果这种单一税制获得实现，则事实上，不仅资本主义的农业获得繁荣，而且能够在保证工商业的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的条件下，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

很明显，魁奈的上述经济纲领，实际上是发展法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它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时法国的具体条件下）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他从以农业资本家作为一切产业资本家的代表，从以农业的“纯产品”（即农业产业资本领域中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作为全社会的基本财富着眼，力图用简明概括的理论形式，对上述的基本纲领作出规律性的表述。“经济表”就是魁奈这种尝试的富于天才的理论成果，它从理论上表明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进行的起码条件（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二、“经济表”的内容和形式述要

“经济表”是魁奈在总结他于 1756—1757 年间所写的几篇经济政论文章（《论农民》、《论谷物》、《论赋税》）的观点的基础上所作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它第一次发表于 1758 年。当时在凡尔赛王宫附属印刷所只印了四部，可惜这个著作的原版已无一幸存。后来与一般读者见面的“经济原表”主要有三种版本：第一种是魁奈的信徒米拉波在他的著作《农业哲学》中刊行的；第二种是 1809 年由斯蒂芬·保维尔（Bâle 大学的教授）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了由魁奈亲手修改的原版校对稿，“英国经济学会”为了纪念魁奈二百周年的诞辰，曾影印此表，卡南（Cannan）在为亚·斯密的《国富论》所写的序言中，将此表加以转载；第三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史家翁肯按照他所发现的魁奈的最初亲笔手稿而加以复制的。

除了这张较复杂的“原表”以外，魁奈还在他的《经济表解析》这一著作中，附了一张“略表”比较更清晰地反映了再生产过程，后来又由斯蒂芬·保维尔稍加修改，制成“修正略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指的“五根线所联结起来的六个出发点与复归点”就是魁奈的“略表”。②

为了说明方便起见，我们下面采用一种比较直观的几何图式来介绍“经济表”的实质内容③。

魁奈关于“经济表”的一些基本假设前提，留在下面一部分谈方法论时再进行分析。这里为了介绍“经济表”的内容结构，先简单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经济表”的意图，是以农业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基础，说明一个国家的

① 转引自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 1949 年版，第 139 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4 页。

③ 转引自辛格主编：《凯恩斯经济学论丛》，印度人民出版社，1956 年英文版。

土地年生产物（即农业总收成），如何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分配于全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之间，按照三者的“社会机能”分别满足他们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使逐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正常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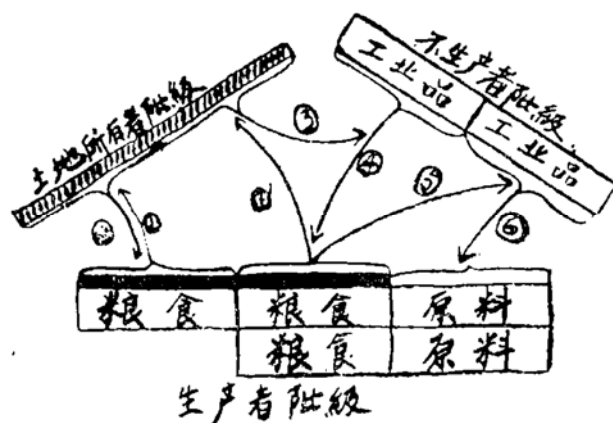
（2）以三个基本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是这样：1）被認為唯一能生产社会剩余产品（“纯产品”）的农业“生产者阶级”（包括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工人）；2）以地租（和赋税）形式占有上述全部剩余产品而进行消费（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地主阶级（包括地主、教会和国家）；3）由生产者阶级供给原料和粮食，从事于工业品制造的“不生产者阶级”（即不生产“纯产品”的非农业劳动者）。

（3）总产品流通分配开始之前，三个阶级的经济情况：“生产者阶级”手中掌握了50亿利弗尔（法国当时货币单位）价值的农产品，从价值表现看，其中30亿产品是生产资本的垫付，20亿是剩余产品即“纯产品”。从物质形态看，其中30亿为粮食，20亿为原料（有的著作中假定为10亿原料，40亿粮食）。此外这个阶级手中还有作为上述纯产品等价形态的20亿利弗尔的货币准备向地主阶级交纳地租之用，同时这笔货币也用作三个阶级之间的纯粹购买或流通手段。

“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最初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只有向“生产者阶级”索取20亿利弗尔地租（相当于农业生产阶级一年中创造的“纯产品”）的权利。

“不生产者阶级”手中拥有20亿利弗尔的工业制成品。

以上的分配情况如下（图1）：每一白长方格代表10亿利弗尔价值的农产品或工业品，黑粗线条代表生产者阶级手中保有的20亿货币，黑斜线格代表土地所有者索取20亿地租的权利。



（图1）

（4）分配和流通过程进行的情况，依图一的箭头表示：

① 和 ①' 生产者阶级以20亿货币向地主阶级交付地租。

② 土地所有者阶级以20亿货币地租中的10亿向生产者阶级购买粮食以备消费，于是10亿货币又回到生产者阶级手中。

③ 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另外的10亿货币地租向“不生产者阶级”购买工业品以备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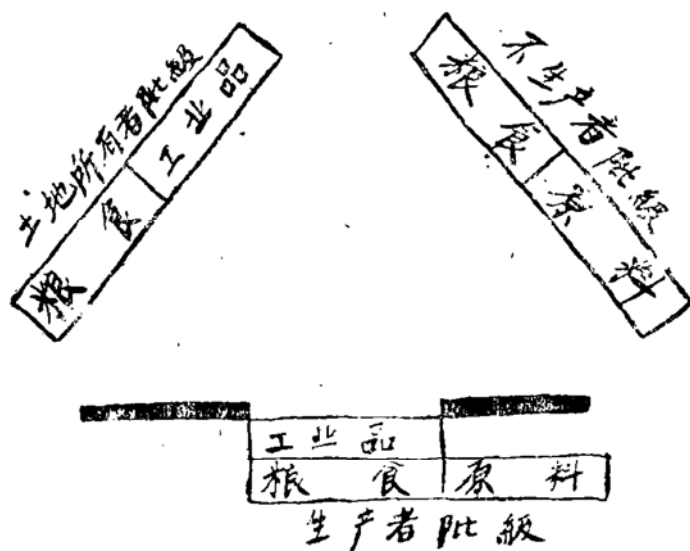
④ 不生产者阶级以它所得到的这10亿货币转向生产者阶级购买粮食，作为这一阶级的劳动者所需的生活资料。

⑤ 生产者阶级以这个同一的 10 亿货币转而向不生产者阶级购买工业品，以补充自己消耗的生产工具。

⑥ 最后，不生产者阶级又以这个 10 亿货币转向生产者阶级购买原料，以备重新开始创造工业品之用。

在以上的流通过程中，①—②，⑤—⑥是属于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完全的流通”，①'—③—④是属于三阶级之间的“完全的流通”。生产者阶级第二排的 10 粮食和 10 亿原料是完全不在三个阶级之间流通的。通过上述的流通分配，运动完成了。

(5) 运动的结果(见图 2)：生产者阶级手里有 20 亿农产品(10 亿粮食，10 亿原料)作为下一生产年度中的流动资本，有 10 亿工业品补偿已经消耗了的固定资本(劳动工具，生产设备等)，从而农业中的简单再生产可以继续进行了。同时 20 亿货币重新回到了他手里，以备下年度交纳相当于 20 亿纯产品的货币地租之用。



(图 2)

不生产者阶级获得了 10 亿粮食和 10 亿原料，可以重新制造出 20 亿的工业品。

最后，土地所有者阶级得到了 20 亿的“纯产品”，其中虽然一半为工业品，但它是用“纯产品”交付的地租的一半向不生产者阶级交换来的。于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的个人消费和国家消费也有了着落。

三、“经济表”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从今天的水平看来，魁奈的“经济表”无疑是简单粗糙的，它的某些前提更是不正确的，例如只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而工业彷彿是不生产的；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表述也很不正确。“表”的内容和形式还包含着许多矛盾和缺点，特别是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论作为分析的理論基础。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重农学派特殊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它不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再生产问题。

但是如果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注视到“经济表”的作者是在 18 世纪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摇篮时期提出这样复杂的理论任务，他虽然没有解决这项任务，但是在方法论的许多提法和处理上，为解决这一任务开辟了可能的途径，那就应该肯定重农学派有着不容忽视的

科学功績。

馬克思对“經濟表”的評價很高，他指出：“这个表，是在18世紀初叶，在政治經濟学的幼稚时期出現的。一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学还无疑要感謝这个最天才的創作。”^①

“經濟表”究竟在哪些方面为解决社会再生产問題的方法論提供了积极的或科学的因素？以下根据馬克思在有關經典著作中所揭示的和結合我个人的体会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魁奈的“經濟表”是在重农学派的某些基本正确的理論立足点上展开对于再生产問題的探討的。由于有了这些初步的理論奠基石，使魁奈对論証社会总資本再生产問題的可能性不感到怀疑而进行了大胆的嘗試。这些理論的立脚点是：

(1) 重农学派是“在政治經濟学史上第一次把經濟过程了解为具有內在規律性的自然过程。他們的出发点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的物質法則”。馬克思指出他們把資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当作“生产的自然形态”，当作“社会的生理形态”去考察。例如有人認為魁奈的“經濟表”就是按照他的医学上的自然科学观点，把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比拟为一个正常人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和血液循环的自然調节过程設想的。

馬克思一方面指出这种方法对政治經濟学这門社会科学來說，具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因为它“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的社会阶段之物質的法則，当作抽象的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法則来考察”^②。但是馬克思同时甚至是首先肯定它的积极的一面，認為这是重农学派的“一种偉大的功績”，因为它把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的物質法則，当作是与意志、政治等等相独立的客观規律去考察。

这一点，对于研究社会再生产論理來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論的前提。从“經濟表”所揭示的某些基本条件及其內在联系来看，不仅表明了在本資本主义社会下它們不能由人們的意志去違反，就是对一切社会生产形态來說，也具有不可改变的客观規律性。

由于这一点，我們都知道，馬克思研究資本主义再生产的那些著名公式，不仅适用于本資本主义的再生产，也是在實質上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

(2) 从生产領域中去探寻創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这是“經濟表”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理論立脚点。重农学派認定社会财富源泉是“純产品”即真正的社会剩余产品，也就是如馬克思所揭露的，它是重农学派所認設的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的偉大功績，是“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由流通領域推移到直接的生产領域，并由此立下了資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基础”^③。

資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經濟表”也就是为了揭明作为全社会最終目的剩余价值部分——“純产品”从何产生，又通过什么途徑归到何处去的问题。

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第一个学派——重商主义企图从流通中，从对外貿易中，从財富的貨幣形式中去追求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提出研究整个国民經济再生产問題的任务。

小资产階級伪社会主义者杜林自己不懂得重农学派的“純产品”的實質，也不知道資本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94頁。

② 同上書，第37頁。

③ 同上書，第38頁。

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分配的关系，硬把他自己提出而不懂得的一个问题：“在国民经济环境上，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何种状态呢？”来批评“经济表”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混乱和恣意”。①

马克思在他为《反杜林论》所写的第十章中，在指出杜林的狂妄无知的同时，详细阐明了“经济表”实际上是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图画，从而也彻底解决了“纯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究竟变成了什么？”这个大谜。

(3)在政治经济学史中，重农学派第一次根据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和占有者的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虽然魁奈关于三个阶级的区分本身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把资本主义社会千千万万错综复杂的个别的市场交换行为，总括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几个大的交换行为，从而使得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规律可以捉摸，而且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再生产既是物质财富或价值的再生产，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4)重农学派虽然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论——劳动价值学说作为分析的基础，他们把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但是魁奈从农业生产领域中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上实际区分了垫支资本的价值（即当作固定资本的“原垫支”和当作流动资本的“年垫支”），和新创造价值部分的剩余价值（“纯产品”），这就大体上为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区别资本和所得，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提供了某些可能，虽然魁奈本人并没有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认识这些范畴及其区别，也不可能懂得这些区别的真正意义，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为这种必要的区分提供了实际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如果弄不清这些区别，就会阻塞了解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道路。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这一个缺点，使得亚当·斯密在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理解上，相对地落后于重农学派。

第二方面：魁奈的“经济表”，第一次采取了一种理论模型图式和抽象的方法来表述复杂的再生产过程。

(1)“经济表”的作者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个运用图表数字的理论模型来抽象地阐明复杂的理论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家曾牵强附会地把魁奈说成似乎是资产阶级数理经济学的最早先驱者②。其实庸俗的数理学派是企图用数理的科学外衣来掩盖他们捏造的经济学虚假贫乏的内容，而魁奈则是把数字图表当作一种抽象方法的研究工具来运用，二者是有重要区别的。马克思最初也是采用了类似“经济表”的图式来表述他的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后来又把它简化为若干数学的公式。可见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并不排斥数理、图式方法的运用，但重要的必须是形式服务于内容，手段服务于目的。魁奈在这方面可说走了正确途径的第一步。

(2)“经济表”实际上只分析了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经济环境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前面提到当时法国封建主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正在严重地破坏着它的农业生产，因此首先必须从理论上论证如何防止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进一步衰落的问题，首先必须保证它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才能进一步谈得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魁奈选定了简单再生产作为他的抽象的理论模型，是表现了它的天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5页。

② 基特与理斯特合著：《经济学说史》1948年，英文版，第38页附注2。

思想。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困难……不是发生在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所以亚当·斯密（《国富論》第二篇）和他以前的魁奈（《經濟表》）討論到社会年生产物的运动及其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总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①

（3）馬克思論証了要闡明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的运动，就必须假定生产物是依照价值来交换的，也必须假定生产資本的各个成份不会发生任何价值上的根本变动，否則就会扰乱了它們之間的理想的比例關係。

虽然魁奈还没有掌握科学的价值分析工具，从而也没有真正提出价值补偿与再生产条件的關係的問題，但是他在“經濟表”中認定資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必須按照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的原則，并假定产品是按固定价格交换的。馬克思还指出，魁奈对社会总产品全部价值的計算，是根据当时通商各国的农业生产品的平均价格来計算的。这个价值等于50亿利弗尔——在那时可能的統計数字之下，这个数目，差不多是表示法国全部农业生产品的貨币价值。由此可见“經濟表”的一些数字假設，也力求有实际根据。

（4）馬克思曾把社会总資本流通中的貨币資本作了特殊处理，当开始只是为了純粹地分析流通过程时，他認為应当把貨币資本的問題暂时摆到次要的地位，甚至把貨币流通的其他方面暂时抽象掉，而只是当作單純的流通媒介来假定，否則就会使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模糊起来。魁奈在“經濟表”中也是把貨币当作純粹流通手段来处理，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自覺的从方法論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反对重商主义把貨币等同于財富的观点出发。但是这样作的实际結果，是便利了“經濟表”能够撇开流通的扰乱因素而清晰地反映了再生产过程的实質。

最后第三方面：馬克思深刻地揭露出，“經濟表”在有助于解决社会总資本再生产理論本身，提供了哪些极有价值的暗示。

（1）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标题为“简单再生产”的第20章，一开始就提出研究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必須弄清楚的一些基本問題：社会資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它和个别資本的再生产过程要如何区别？二者又有什么共同性？在社会年生产物中怎样区别生产的消費和个人的消費？怎样認識資本主义生产關係的再生产（即資本家階級和劳动者階級的再生产）？以及怎样認識包含在总生产过程中的資本主义性質的再生产（即揭示資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目的）？

所有这些問題，都必須从社会总資本的運動中去把握，而在运动中的資本又是不断依三种不同的形态，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即表现为如下的循环公式：

（1）貨币資本循环： $G \cdots \cdots G'$

（2）生产資本循环： $P \cdots \cdots P$

（3）商品資本循环： $W' \cdots \cdots W'$

在这里，究竟按哪一形态的資本循环作为出发点来考察总資本的运动过程，才最便于我們弄清楚上述的那些問題呢？

馬克思認為最好是从商品資本循环的公式出发：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2頁。

$$W' \begin{cases} G-W \dots P \dots W' \\ g-w \end{cases}$$

因为，在这里当作起点的年商品生产物 W' 是包含着生产的消费和个人的消费。在这个场合，总再生产过程，不仅包含资本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并且还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消费过程。马克思指出魁奈正是从重农主义者的特殊立场选定了 $W' \dots W'$ ，这一公式作为他的“经济表”的基础，来反对重商主义所坚持的孤立的公式 $G \dots G'$ ，“这就表示了他的伟大的和正确的意见了”。①

因为， $G \dots G'$ 的货币资本循环公式虽然在一开始就明白地暴露了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价值增殖，即资本家追求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 $G' = G + g$ ）。但是货币拜物教的重商主义者，把这个公式孤立化，从而片面地把货币和流通看作是财富增殖的源泉和手段，以致隐没了生产过程，或把生产看作只是从属于流通的手段。这就使得重商主义者根本提不出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任务。

生产资本循环 $P \dots P$ 这一公式虽然直接表示再生产的形态，但是它不能表示价值增殖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这种形态，使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极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态，把生产本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目的，好象问题的中心，就是儘可能大量地，儘可去生产。

最后，商品资本循环的公式，如果详细写下来，应该是：

$$W' \left(\begin{matrix} W \\ w \end{matrix} \right) \rightarrow G' \left(\begin{matrix} G \\ g \end{matrix} \right) \begin{cases} -W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 -w \end{cases} \dots P \dots W'$$

魁奈的“经济表”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大体符合于这一公式的表述（虽然认真说来是包含许多根本性的缺点）。从这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得到了如下的反映。

第一、魁奈把包含“纯产品”（即他所认识的“剩余价值”）在内的社会年产品（作为代表的50亿利弗尔的农产品）当作运动的起点和终点，这就明白地表现了再生产过程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态。因为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运动不仅显露了商品或产品的再生产，而且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再生产。

第二，在这一个公式中，由于产业资本是在商品资本形态（ W' ）上的再现，所以运动必须以流通过程 $W' \rightarrow G'$ 开始，但这里不是以 G' 为结束，而必须接着进行流通的第二阶段 $G' \rightarrow W$ ，而这一流通阶段的目的，又是为了购买 $W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进行生产，把包含剩余价值 w 在内的 W 商品资本重新再生产出来，然后又和开始时的情况一样，再从 $W' \rightarrow G'$ 的流通阶段重新开始。因此流通和生产都必须继续下去，包含着不断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又是通过流通过程来表现的。魁奈的“经济表”也是这样反映了把包含20亿“纯产品”（剩余价值 w ）在内的50亿农产品（ W' ）作为每年再生产和流通的起点和终点，反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页。

循环地表现了他所看到的“社会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三、在这里货币资本 G' ，不象在 $G \cdots G'$ 的公式中那样当作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当作资本流通的要素包含在运动中，那就是“经济表”中代表“纯产品”（“剩余价值”）的20亿货币。

第四、在这个公式中，一方面包含资本本身的流通，同时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不再进入资本再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即 $w-g-w$ 。在“经济表”中这是表现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纯产品”的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也就是作为占有“纯产品”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收入的个人消费。马克思把它叫作“断然的消费”。

在资本流通中则包含着生产资料的消费，和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个人消费。“经济表”是把农业和工业中的产业资本家当作高工资劳动者来处理，从而把他们的个人消费也包括在资本流通中。

最后，第五、在资本流通中的生产消费，（在“经济表”中也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必要的个人消费在内），是由个别资本部门的运动来实行的，但是它们是交错进行，互为条件的，例如农业中每一个个别资本的生产消费，不仅在农业本身的范围内发生互相交换的商品流通，而且它们和工业部门的资本流通也发生相互的商品交换。从这里反映了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相互联系。

但是当作纯收入来消费的商品流通 $w-g-w$ 则只是当作与个别资本流通无直接联系的社会行为表现的。从这里又反映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和个别资本的运动的区别。

归纳上面所说的几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总结地认为“经济表”是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一个极有天才的创见”，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并不能认真看作是一个严格科学意义的成品，但它的确“把资本的全部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仅表现为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形态，货币流通仅表现为资本流通的要素；同时，还在这种再生产过程中，确定了所得的起源，资本和所得间的交换，再生产的消费和断然的消费之关系，并在资本的流通中，包入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实际就是资本和所得）间的流通”^①。

（2）马克思指示了我们，研究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必须要同时解决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的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是按什么样的价值形态和比例，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物质形态来满足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的生产消费和个人的消费。

“经济表”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价值补偿问题上还距离科学的途径很远，因为魁奈根本没有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不可缺少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范畴，尽管如此，他对这一问题还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暗示。“经济表”没有关于社会年生产产品的正确价值构成公式，但是魁奈实际上根据价值的负担物——使用价值形态，大体上分开了垫支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两个部分，从而能大致划清资本和收入（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界线。因此，如果说“经济表”也可以写出它的“价值构成”公式的话，那就是表现为：

1. 社会农业年产品总“价值”50亿利弗尔 = 年垫支（流动资本）20亿利弗尔 + 原垫支（固定资本折旧或利息）10亿利弗尔 + 纯产品（剩余价值）20亿利弗尔。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页。

II、社会工业年产品总“价值”20亿利弗尔=经营资本（原料10亿利弗尔）+工资（粮食10亿利弗尔）。

“经济表”由于没有正确的价值构成公式，从而也不知道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大部类，而是按照农业与工业来划分总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公式是：

III、70亿利弗尔的社会总产品=30亿利弗尔的粮食+20亿利弗尔的农产品原料+20亿利弗尔的工业品。

魁奈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部门，工业部门仿佛是不生产的，这是他的再生产理论的根本错误前提，以致给他的“经济表”带来不少的缺点。例如他把社会年产品说成是50亿而不是70亿；工业劳动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部份被隐没了；社会总资本的结构，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等等都不能得到反映。

但是除了他的错误缺点以外，魁奈把农业看作是社会的“原生产”，也还包含着若干重要的意义。

首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无论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内，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错着。后者的明白的条件，会对于前者的条件，投下一些光明，并由此把那种由流通幻惑物引起的思想混乱排除开”。①

正是由于从农业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有限视野来进行观察，魁奈才能够把年生产物的垫支资本价值部分和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从使用价值形态上区别开来，没有这种区别就根本不可能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研究进行尝试。

其次，魁奈强调农业的作用，也反映了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重要关系，马克思在分析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剩余价值的片面见解时，同时也指出：“因为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又说：“本国农业或者外国农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的发展基础”②。许多国家如英、法、美、德、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农业资本主义化为先导的实践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个观点。

当然，从解决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本身来说，重农学派的这个理论前提是阻碍他们继续前进的绊脚石。亚当·斯密力图从束缚重农主义者的这个狭隘视野中解脱出来，想从普遍的社会生产劳动出发来考察再生产，但是由于他的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又使他用另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斯密教条”来作茧自缚，从此谬种流传，暴露了资产阶级学者在解决社会再生产理论任务上的根本无能为力。

四、结束语

“经济表”是由一定的历史任务——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开辟道路，由一定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者，所提出的代表这个阶级的最初经济纲领的理论表述。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但是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程度不够，由于魁奈本人的地位（法国封建君主的近臣），使他的思想表述形式带有某些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9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页。

主义局限性和外观。例如他把封建的土地所有者看作是奠立在“自然权利”上的社会制度的必要环节；把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到一种近乎神秘的地位；他指望依靠封建的上层建筑——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来实现他的全部纲领，也就是想不经过革命而去实行那些有革命内容的措施。因此当法国的封建君主和贵族阶级幻想依靠重农主义的实行家杜尔阁的改良措施来挽救那垂死的旧制度，而杜尔阁自己则想利用这个腐朽制度的统治机构来推行重农学派的新理想时，结果是法国的封建制度和杜尔阁自己的政治地位一齐垮台。

由人民群众迅速推动的法国革命实践，把重农主义那种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远远地抛在时代后面了。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和记起它的伟大思想代表。至于魁奈所留下的那个“经济表”，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眼中纵然不是一堆废纸也是一团迷雾。直到马克思才揭露了它的“神秘”外壳，批判地继承了它里面的珍贵遗产。同时把魁奈的科学贡献重新肯定在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上。